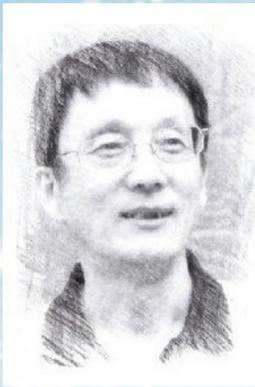


小  
小  
说  
超  
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主持词:袁炳发是哈尔滨作家,一个很男子汉的好人。

袁炳发待人真诚、热情,东北汉子的直爽透如薄冰,让人看得到也感受得到。他能把自己的快乐转化为你的快乐。他很注重培养文学青年,经常推荐他们的作品。许多编辑向他约稿,他总是推荐当地的小小说新人,为他们提供园地。开笔会,他也争取带着更多的新人到场。

袁炳发的作品很受读者喜欢。有一年高考,一个考生把他的小小说写进作文,这篇作文得了满分。网上公布出这篇作文后,他显得很平静。不少人都动员他维权,说明情况。他很大气地说,别这样,一个学生能将你的作品背下来,写进作文,这是你值得骄傲的事情;如果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篇小小说得了高分而走进高等学府,这是你的荣幸,因为你为一名学子尽了一分力。

袁炳发有和他本人一样好的作品。《一把炒米》是小小说写作的范本。三个人组成的画面极具张力。作品的内容放在今天会有人说假,在战争年代这却是真实的。把那时的真实表现出来,放在当今就令人震撼。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着笔不多,却有动作,有表情,有语言个性。作品虽短,却有藏而不露的结尾、朴实无华的叙述和崇高的理想信念。



## 未央花 (外一篇) □袁炳发(黑龙江哈尔滨)

他和她认识的过程其实很简单。他是作家,她是读者,她读过他的许多作品,而且是在多年以前就读过的。

后来,她给他打电话,说想认识一下。

于是,他们就认识了。

他们认识的时候,北方正在下雪。

那天,天很冷,空中飘着雪花,寒风似刀子一般刮着人们的脸。

她说:“天这么冷,我们去吃火锅吧?”

他点点头,和她走进了背离主街的一家炭香火锅店。

他们选择临窗的一张小桌相对着坐下来。

坐下后,她搓着手,说:“老师,您好!”

他看了她一眼,说:“别叫我老师,叫我大哥。”

他们选了海鲜锅底,要了两盘羊肉片、一盘地瓜片、一小筐青菜拼。

不一会儿,锅内拌着海鲜料的汤开始沸腾。

他们就把羊肉片放到了汤锅里。

肉熟了,他们开始喝啤酒、吃肉。

偶尔,他和她停下筷子,聊几句与文学相关的话题。

这是他和她第一次吃饭。饭毕,他和她一起走了出来。

雪下得比饭前大多了,狂舞的雪花模糊了两个人的视线。

他们在缤纷的落雪中执手告别。

应该说,他是一个很本分的男人,从没有一双眼睛在女人身上扫来扫去的坏习惯。因此,第一次和她见面过后,他甚至都记不起她的模样来,但在感觉中,他挺喜欢她那张纯真的笑脸,和她淑女气质的衣着打扮。

他觉得,她的笑脸让他温暖。

后来,他和她就熟悉了。熟悉了,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。

一次,他们去一家面馆吃抻面。他们又挨着一张临窗的小桌相对着坐下来。

他觉得她今天很漂亮,是很精致的那种漂亮。

她下身穿着一条呢料长裙,上身是一件看起来很小巧的贴身蓝色绒衣,发型也不错,典型的的分披肩发,如瀑布一般轻盈、飘逸。

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脸上,使她的脸越发柔和、亲切起来。

他凝视了她一会儿,对她说:“在你的脸上,我看到了春天的阳光。”

这是他们认识以来,他第一次这样认真、细致地看她。

他们一边吃面,一边聊了许多。

最后,他们聊到了家庭,这也是他和她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。

她问:“老师,请问您妻子是做什么工作的?”

他想了想,回答:“做小买卖。”

随后,他问她:“您先生做什么工作?”

她也想了想,回答:“中学教员。”

听后,他点点头。

分手回来的路上,他一直在想,自己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对她说妻子是做小买卖的呢?

其实,他和妻子已经离婚一年多了,一年多来,自己一直单身度日。

他分不清自己为什么在她面前说出那样的谎言。

他分不清。

他们仍然保持着往来,有时一起吃饭,有时去KTV唱歌,有时,他们还去城郊的旷野上,玩堆雪人、打雪仗的游戏。

他们交往这么长时间,仅仅有过一次拥抱。

那是一个夜晚,他们在城郊一条有些坡度的雪路上走着,当时,他脚下一滑,就在要跌倒的那一瞬间,她的双臂死死地抱住了他。他也抱住了她,而且极仔细地地看着她靠在自己胸前的那张脸。

月光下,她的脸泛着很好看的光泽。

有那么一秒的时间,他想捧起这张脸,深深地吻下去,但又在仅一秒的时间内,他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转年春天,一个阳光很浓的正午,他突然收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。

短信说:我已经离开

了这个城市,去南方找一个合适的人,把自己嫁出去。

他看后惊愕万分。

后来他才知道,其实她一直未婚。

## 一把炒米

炊事班老班长和一个大个子战士,还有一个小个子战士,在一次作战中突围失败,与队伍失去了联系,被敌人围困在一座叫苇子沟的山上。

已经七天了。

这七天,三个人是靠吃野菜啃树皮活过来的。

此时,三个人都无力地靠在一棵粗壮的老榆树上,三个人都会婪地望着米袋,那里头还剩下一把炒米。

望着那把炒米,老班长的喉结动了几下,小个子战士艰难地咽了下唾沫,大个子战士的嘴大大地张着……

谁也没敢动那把炒米。老班长有话:不到关键时刻,谁也不许动。这句话是头天夜里老班长端着枪说的。

头天夜里,老班长刚刚睡去,就被一阵撕扯声惊醒。老班长睁眼一看,是大个子战士和小个子战士在争夺米袋。

老班长怒气冲冲地抓起枪,拉上枪栓骂道:“妈个蛋,都给我住手!这点儿米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能动,谁动我就崩了谁!”

第八天夜里,夜色如漆黑一般黑,老班长拿过那个米袋,走到大个子战士面前,说:“你赶快把这

把米嚼下去,趁今晚没有月亮、天黑,突出去。我们在北面打枪把敌人引过来,你就在南面突,突出去找到队伍来救我们。”

大个子战士激动地接过米袋,小个子战士却一把夺了过去,对老班长说:“还是叫我吃吧!我个子小,灵巧,好突围。”老班长被小个子战士突然的举动激怒了,他夺过米袋,一拳打在小个子战士的鼻子上,骂道:“我日你娘的,灵巧个屁,个子顶不住枪杆高!”

小个子战士再不敢言语,流着泪抹着鼻血退到了一边。

大个子战士狼吞虎咽地把那把米嚼了进去。

突围开始,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在北面山坡上的一阵枪声把敌人引了过来。

突围出去的大个子战士回望苇子沟时,那里的枪声正一阵紧似一阵地激烈……

几天以后,大个子战士带着队伍来营救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,却在苇子沟的北山坡上,发现了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布满弹孔的尸体。

大个子战士痛悔地仰天长哭。之后,他和其他战士一起,把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的尸体掩埋在苇子沟的北山坡上。

几十年过去,一位大个子将军来到苇子沟,在苇子沟的北山坡上立下一块墓碑,上写:革命烈士刘冬生父子之墓。

绘图  
茜文

